

1908年，慈禧临终前为了笼络这位有八国朋友的庆亲王，封他为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载沣当政后由于已经除掉了和奕劻一伙的袁世凯，现在如果又除掉他对政局的影响难免过大，再加上当时满族亲贵无人不贪，载沣的兄弟载洵、载涛等人招权纳贿的行为跟奕劻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保全了他。

1910年，“谏台三杰”中的江春霖弹劾奕劻“老奸穷位、多引匪人、植党营私”，结果遭到朝廷严厉申斥，他的待遇要比赵启霖好一点，没有被直接罢官免职，而是受到降职处分，到翰林院做清贫无事的检讨。“谏不行，言不听，不去何待？”虽然清廷没有罢免江春霖的官，但最后他还是愤而辞官。

挂冠而去的江春霖临行之际，出城相送者达万人之多。他还在北京时，就已经收到江浙地区立宪党人首领汤寿潜“为大局痛，为公贺，回署归养，莫非国恩。南下过沪，期一痛饮”的电报，到上海时，他受到了热烈欢迎，十余个民间团体打出“欢迎江侍卿归来”横幅，接着又举行了五千人的欢迎大会。

1910年，清廷因财政困难发行公债，结果“老庆卖车马，老那买卖房屋，大登广告与报章以炫人耳目”。“老庆”指的是庆亲王内阁总理大臣奕劻，“老那”指的是内阁协办总理大臣那桐。国家社稷危难之际他们还是如此一副丑恶嘴脸，如何不让人愤慨！

■ 容闳：一个纯粹的爱国者



一般人都知道容闳是我国最早的一个留学生，实际上当时一起出去的共有三个人，除了容闳之外还有黄宽、黄胜。现在大家之所以只知道容闳，大概还是由于他对近代中国所做贡献最大吧！

当时他们都在香港一个叫马礼逊的教会学校上学，一个叫塞缪尔·布朗的美籍博士由于身体原因准备回国休憩。当时他想带几名学生到美国留学，留学经费和父母的赡养费由香港教会的几位教友提供，最后选择了他们三人。

布朗博士让他们回家禀告父母，当时国人常将洋人当做将中国人开膛剖腹、挖眼掏心的红毛鬼，他们父母亲友都不允。容闳的寡母一听说儿子要出洋，话都没说一句，眼泪就先流下来了，但他最后还是说服母亲出国了，这一年是1846年。

留学时间只有两年，黄胜在1848年因病回国，两年后容闳、黄宽二人愿意继续深造，于是布朗致函香港教会几位资助人。这几个人回复说如果是去英国爱丁堡读书就给予资助，如果不去就不给。结果黄宽就去英国学习医学，容闳由于想到耶鲁大学读书而未去。1854年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成为中国第一个毕业于美国的大学生，容闳在耶鲁大学毕业之后还娶了个美国妻子。

1854年11月，容闳毅然离开美国准备到香港当律师，但是由于当时香港的律师只能由英国人担任，容闳虽然得到一些朋友的帮助，但还是挤不进律师行列，英国人还在报纸上不断攻击他，弄得他无法立足。

1856年，容闳离开香港，通过传教士介绍在上海海关担任高级译员，因为无法忍受官场的黑暗而辞职离开。

1860年，容闳来到南京想直接观察一下太平天国。之前容闳在香港逗留的时候，已结识洪仁玕，因此两人在南京见面后谈得很投机，容闳还对太平天国提出改革意见。洪仁玕对此非常感兴趣，想让他留在天京。容闳提出如果这些意见能够实施他就留在天京，但在当时的战争情况下，他提出来的诸如制定教育制度、设立军事学校、聘请有政治经验的人充当各部门的高级顾问等意见当然是实现不了的。于是洪仁玕就封他为“义”字爵位想留住他，而容闳经过一个月的考察得出的结论是：太平天国没有成功的希望，便辞去爵位回到上海。

1863年，容闳又经过熟人介绍投奔曾国藩。容闳去了之后很受赏识，曾国藩给了他一个五品官衔。在10月的时候曾国藩派他前往美国，带着36.8万两白银，采购创建江南制造总局的机器。由于当时美国内战正酣，很难找到能够完成定做的工厂，最后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家公司愿意为他们制造机器。容闳在处理好采购机器的事后，还以美国公民的身份加入北方联盟参加美国内战。

1870年，容闳趁着为处理天津教案的曾国藩、李鸿章任翻译的机会，向曾国藩提出了派遣留学生去美国深造的建议。由于此事为“中华创始之举，古今未有之事”，所以由当时清廷最有权势的曾国藩、李鸿章二人联袂上奏，最后清廷准许派遣留学生出国深造。他们的计划是每年派遣30名，四年共120名，分批搭船赴洋留学，15年后按年分批回国，回国之后刚好效力。

1871年，容闳好不容易凑足30名赴美幼童，第二年这批幼童全部到达美国，实现了容闳多年的夙愿。

1875年年底，由于容闳和负责留学的正监督吴子登不合被调任为驻美公使，后来又被清廷调往旧金山总领事馆工作。

当时这批幼童的平均年龄才不过12岁，可塑性非常强。由于他们长期接受美国文化的熏陶，渐渐不愿穿中式服装经常一身美式打扮，不少幼童甚至索性把脑后的长辫子剪掉；一些幼童受美国宗教文化的影响渐渐地信奉了基督教；他们还与美国的女孩子暗暗约会，参加各类体育活动；在思想上他们渐渐对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失去了兴趣，对烦琐的封建礼节不大遵守，十分迷恋个人权利、自由、民主之类的东西。所有这些新变化都被清廷的保守官僚视为大逆不道、无法容忍。

1881年，由于这些留学幼童西化严重，清廷决定将他们全部撤回来。得知这一情况的容闳联络了美国教育界的一大批知名人士表示反对，他的母校耶鲁大学校长亲自出面，写信给清廷希望不要撤回这批学生，但是清廷不同意，最后这批留学生都被撤回国。

这批幼童回国前还与美国奥克兰队进行了一场棒球比赛并大获全胜，1881年11月留美学生回到上海。他们回国的时候可没有现在海归的待遇，回国之后就被士兵看押、限制人身自由，一些报纸也对他们在美国的行为大加讥讽。

同年容闳驻美公使任期已满，他回国销假后上书清廷要求禁止鸦片烟的输入和种植，结果得到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答复：没有办理这件事的人。容闳觉得心灰意冷，无事可做加之妻子在美国病重，于是就回到美国。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远在大洋彼岸的容闳接连写信回国提出自己的作

战计划，他还提出向英国借款1500万英镑，购买三四艘军舰等建议。

1898年戊戌变法，容闳此时已经年过七旬但他仍然留在北京关心变法进程。变法失败后，为了躲避清廷的抓捕，潜入上海租界隐藏起来。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康有为认为这是推翻慈禧太后政权、组建新政府的大好机会，于是在上海邀集社会各界名流到张园会议，史称“张园国会”。会议决定起兵拥戴光绪帝，容闳被推选为会长。

容闳十分愿意为此出力，他亲自在上海负责与外国的交涉工作，并且还用英文起草了一份对外宣言，但尚未发表唐才常就在武汉被张之洞逮捕，接着清廷下令捉拿容闳，并下令捉到后就地正法，容闳迫不得已只得由香港转赴美国。到了美国之后写了《西学东渐记》，记录了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以及自己的生平经历。

1909年，容闳的著作《西学东渐记》在美国出版，由于他的中文功底有限，此书用英文写成。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邀请容闳回国参加工作，此时的容闳已经84岁了，他能够给孙中山的也只有精神上的支持了，几个月后容闳在美国去世。

纵观容闳一生，他为了自己的祖国不辞劳苦地奔波了一辈子，不愧为一个纯粹的爱国者！